

康熙帝与多伦诺尔汇宗寺

郭美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北京 100031)

摘要: 在有名的多伦会盟之后, 康熙帝应允蒙古各部贵族的要求, 选择多伦诺尔敕建汇宗寺钦定陈设布置。汇宗寺的建成, 在清前期对加强蒙古地区的统治和民族团结, 巩固北部边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对多伦地区的宗教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康熙; 多伦诺尔; 汇宗寺; 蒙古族; 宗教

分类号: K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04)03—0060—06

汇宗寺, 始建于康熙三十年(1691), 原名多伦诺尔庙,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城的北面。汇宗寺建成后, 在蒙藏地区颇具影响。本文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代满文档案, 对康熙帝敕建汇宗寺、钦定陈设布置及其意义和影响, 试作探讨。

一、康熙帝敕建汇宗寺

汇宗寺的修建, 缘起于多伦会盟。清初, 我国北方的蒙古分为三大部, 即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康熙二十六年(1687), 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开始进攻漠北蒙古, 第二年秋天, 又迫使漠北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三部数十万人迁入漠南蒙古地区。康熙三十年(1696)五月, 康熙帝亲率上三旗和古北口绿营官兵溯滦河而上, 在多伦诺尔(蒙古语:

意为七个湖泊), 召集漠北喀尔喀蒙古贵族及漠南蒙古四十九旗王公, 以赐宴的形式举行了会盟。康熙帝答应了喀尔喀贵族们“请照四十九旗一例编设”^[1]的要求, 将喀尔喀蒙古编为三十四旗, 旗下设参领、佐领, 划分为左、中、右三路, 建立了与漠南四十九旗相同的制度。关于多伦会盟的经过, 康熙帝在给达赖喇嘛的谕中讲: “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 诸济农、诺颜、台吉决志入内, 奏请效力者有之, 奏请与四九旗同列者亦有之, 呼吁频仍不已。朕既已受而养之矣, 若不自始至终永使得所, 措置安定, 必致散亡。是以刻日于本年四月, 朕亲出大阅, 喀尔喀之汗、济农、诺颜、台吉等皆执臣礼, 跪而稽顙, 淳请与四十九旗同列。朕设大宴厚赐之, 照四十九旗编为旗队, 给地安插。土谢图汗以其妄举兴戎, 陈情请罪, 朕发众喀尔喀议之, 皆言加彼之罪, 则于我众无光, 朕是以宥免其罪, 仍留土谢图汗、车臣汗之号。又念扎萨克图汗

收稿日期: 2003—12—08

作者简介: 郭美兰(1955—), 女, 锡伯族, 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副研究馆员。

被杀冤痛,属下裔民散亡可矜,授其亲弟策旺扎卜为和硕亲王,其余各分等级授以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之衔,明其法度,昭其典章矣。尔喇嘛普济生灵,向以喀尔喀国破为忧,今已安措喀尔喀,使得其所,遣致尔喇嘛知之,尔喇嘛闻此必大欢喜也。”^{[2](卷10)}康熙帝此谕,是对当时多伦会盟原因,经过及结果的高度概括。通过多伦会盟,清廷不仅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孤立了噶尔丹势力,而且巩固了北部边疆,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多伦会盟期间,康熙帝答应了蒙古各部贵族“愿建寺以彰盛典”的要求,选择多伦诺尔这个“川原平衍,水泉清溢,去天闲刍牧之场甚近,而诸部在瀚海龙堆之东西北者,道里至此亦适相中”的地方,修建了在清代满文档案中称之为多伦诺尔庙的寺庙,即后来的汇宗寺,命令蒙古诸部各派一名喇嘛作为住持,康熙帝“或间岁一巡,诸部长于此会同述职”。康熙五十三年(1714),即汇宗寺修建二十多年后,经过多次修缮改建,汇宗寺已是“殿宇廊庑,钟台鼓阁,日就新整,而居民鳞比,屋庐望接,俨然一大都会也。先是,寺未有额,兹特允寺僧之请,赐名曰‘汇宗’,盖四十八家,家各一僧,佛法无二,统之一宗,归其有极。诸蒙古恪守侯度,奔走来同,犹江汉朝宗于海,其亦有宗之义也。”^[3]从以上所引《汇宗寺碑文》分析,康熙五十三年时,汇宗寺已是殿宇廊庑、钟台鼓阁齐全,且整修一新,而且由于各部蒙古部众经常到汇宗寺拈香拜佛,其所在地多伦诺尔已是人口众多、房屋鳞次栉比的繁华市镇。而汇宗寺在建成初期,并无寺名,此时,汇宗寺的住持喇嘛等请求康熙帝赐给寺名,康熙帝遂赐名汇宗寺。

汇宗寺“共占地 18.4 公顷,坐北朝南,南北长近 500 米,东西宽 1000 米,建有影壁、跳舞场、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后殿,东西配殿、释迦佛殿、藏经楼等。主体殿两侧有 5 座官仓、11 座佛仓及当(档)子房等。大殿与北京护国寺相仿,楼两重,每层 63 间,为砖木结构,高 15 米。殿体前后包厦、殿顶覆以青蓝色琉璃瓦,滚龙脊,正脊上塑有风磨铜庙顶 1 个,密宗法轮金刚图 1 个,金羚羊 2 只,造型精致美观。它依山而建,主建筑物均在一条正南正北的中轴线上,两侧配以其他一些建筑,具有典型的清代中原建筑风格,整个建筑富丽堂皇。汇宗寺正殿曾在清咸丰年间被焚,后又集资照原样重建,只是殿顶换为青瓦。”^[4]

二、康熙帝钦定汇宗寺的陈设布置

汇宗寺的主体建筑,系康熙帝动拨国库银十万两兴建,在康熙三十年动工。当时所修建筑并无雕梁画柱、油漆彩画,非常质朴。如果说汇宗寺修建之初,财力有限,拨给汇宗寺的工程费用仅限于土木工程的话,到康熙四十年(1701),由于政局逐步稳定,国力逐渐强盛,过去很多用于战争和武备的开支可以用在基础建设上。仅康熙四十年前后,除对紫禁城加以修缮外,修建的王府、园囿就有很多,当时的四贝勒(即后来的雍正帝胤禛)、八贝勒(即后来的廉亲王允)二人的府第,就是在原来驼馆的旧址上建起的一东一西、颇具规模的宅院。畅春园是康熙皇帝经常游憩并处理公务的地方,为了使皇太子允禔能在皇帝身边得到很好的教育,康熙帝下令在畅春园修建了专供皇太子读书学习的无逸斋,从建筑的设计、规制的确定及建材的调用,康熙帝都作了详细批示。南苑则是康熙皇帝行围狩猎、练兵习武的地方,此间也对南苑的新旧衙门、德寿寺、圆灵宫、大西天、道经场等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此外。在圆明园、檀柘寺等地也新修不少庙宇。从档案上可以知道,当时内务府用于日常维修的工匠就有 1971 人。由于有经济实力的支撑,在京城兴建各种建筑外,康熙中期,由于木兰行围的需要,开始在口外兴建行宫,同时兴工修建的行宫就达八处,而汇宗寺作为康熙帝“或间岁一巡”之地,此时也在原来的建筑工程基础上,开始进行油饰彩画,并加强陈设布置。

康熙三十九年(1700),内务府会同工部议奏称,“多伦诺尔地方所建庙宇,俟明年木料干燥,再行具奏油饰彩画,俟完工奏闻。其供佛之项,令何喇嘛住持之处,另行具奏请旨。等因奏入,奉旨:著依议。”这里面讲了三个问题:一是要对汇宗寺进行油饰彩画;二是要增加供品陈设;三是要选择喇嘛作住持。其中第一个问题,内务府在康熙四十年初派郎中景珠前去多伦诺尔督工,从“四月初十日开始油饰彩画”,到六月时,“前面大殿、后殿,以及大门均已油饰彩画过半”^[5]。整座庙宇的油漆工程原计划进行三个月,拟至七月初十日竣工,

但因进度较快,提前于六月二十四日完工。汇宗寺油漆彩画工程,所用“桐油、飞金、五色药、绳、麻菰钉等项,均由部携往使用外,支給油饰彩画匠夫雇价银,及制作佛座、供桌、鼓缙等物之工匠雇价银,拉运铜锭之车辆雇价银,共一千五百余两。”^[6]由于从北京带往物品不见有清单,所以工程总费用很难测算,也许随着清代档案的进一步发掘整理,会为我们解开这一历史之谜。

当油饰一新的汇宗寺展现在人们眼前时,康熙帝于当年七月二十八日亲临该庙拈香礼佛,巡游观赏之后,极有感触,对随行大臣等讲:“朕于二十八日行抵多伦诺尔庙看得,所建雄浑坚固,砖瓦石料均属上乘,朕心甚悦。惟其中央供奉佛尊外,并无他物,略显空寂。著尔等照畅春园永宁寺所供之例,造办一份,因属野外,若用金银铜等制造,恐有意外,著尽数用木料细雕而成,刷以金漆。兹正值上漆时节,可从速造办,不误时节完工,俟朕回銮,阅看送至。”内务府大臣等接奉此旨,当即回京开始调查北京西郊畅春园永宁寺供奉佛尊、法器情况。内务府经过调查,制定出方案:“永宁寺正殿供奉金曼达一个,拟将此免去,现用木细雕造办上漆喷金,镶嵌少红石、硝子石、洋珠。其日月,则用水晶石制作。免去银七供,制作木刻七供一份。金把碗一只、银水碗十只,系用来盛水,若用木制,开裂毁坏,亦难逆料,相应造办铜把碗一只、铜水碗十只。免去铜镀金仙人十三,用木细雕而成。免去嵌银镀金瓷海螺三个及绿松子石、珊瑚、青金石之垫,用绢贴飞金,嵌少红石、硝子石而成。免去铜镀金花瓶一对,做木雕花瓶一对。免去铜花瓶六对,做木花瓶六对。免去银奔巴二个,做绢奔巴二个。免去银海灯一盏,做铜海灯一盏连罩。铜镀金蜡台一对,因用于点蜡,故仍用铜制,但不镀金。用玻璃珠串各种锦制做幡八个,平幡十一个,现免去玻璃珠。串琉璃而成。其花翎伞,既属野外,易于虫蛀,免于制作,可做贴飞金伞两把。免去银香盒一个,做成木香盒一个。其挂鼓一个、铜赤烛一份、香炉十个、钹三个、磬一个、大鼓一个、木刻八宝一份、香筒一个、花瓶一对、灵芝一对、珊瑚树二对。香几八个、供桌七张、照永宁寺供奉之例造办。两侧配殿六间,悬挂妆缎圆幡二十四个、平幡三十个,拟照永宁寺之例制做。免去铜花瓶六对,改为木刻花瓶。免去银七供四十二个,改做木七供。免去银水碗六十个,改做铜水

碗。免去银海灯六个,改做铜海灯六个连罩。免去香盒二个。改做木刻盒二个。其铜蜡台二对、铜香炉八个、赤烛两份、磬二个、大鼓二个、挂鼓二个、照永宁寺之例制作。正殿既然供奉八宝、花瓶、灵芝、珊瑚树等项,配殿则免制作,造办供桌六张。放置磬之香几二个。后面正殿三间,加做缎欢门三个,平幡十八个、铜香炉四个。木刻花瓶三对、铜赤烛一对、木刻香盒一个,并制作铜海灯三盏连罩、铜银碗三十个、木刻七供二十一个、铜蜡台一对、磬一个、供桌三张、放置磬之香几一个。后面两侧配殿中间,制作悬挂缎欢门二个、平幡十二个、铜香炉二个、供桌二张、香几二个、木刻花瓶二对。”^[7]制作以上物件,经派广储司员外郎鄂索里、营造司员外郎华塞核计。广储司采购磬、琉璃、铜等,需用银 640 两,各种工匠雇价银为 1100 两。营造司购进椴木、榆木、莎木等,需用银 350 两。所需飞金、药料等项,按其时价计,亦需用银 1451 两,各种工匠的雇价银则为 1891 两余。这样,统共需要用银 5432 两余。其余的各色棉、妆缎、缎、金钱、丝线等,直接由内库支取使用。内务府如此精细的估算结果,康熙帝看了之后,对器物的制作并未提出异议,只是觉得用银过多,要求内务府再行复核。

除了置办供器之外,康熙帝对汇宗寺佛像的供奉也非常关心。还是在康熙帝到汇宗寺礼佛当天,即 6 月 28 日,康熙帝给扎萨克喇嘛彭苏克格隆等颁降谕旨:“多伦诺尔庙大殿供奉十八罗汉、四天王,著照永宁寺画像绘制悬挂,并印制甘珠尔经一套。其后殿、前后两侧配殿,应供何佛之处,著尔等议奏。”扎萨克喇嘛彭苏克格隆接奉谕旨,经过讨论,奏称:“庙中大殿悬挂十八罗汉、四天王画像,遵旨照永宁寺画像绘制悬挂外,后殿三间,中正殿现存菩萨画像三幅,挂于后墙,画像过长,无法悬挂,可于金柱间以木板隔开油饰,用来悬挂菩萨像。再,大殿前两侧配殿,亦照永宁寺两侧配殿供奉佛像之例,在东配殿绘制鄂托齐(满文音译)佛像八张、普贤坛城、塔齐勒(满文音译)画像六张供奉;西配殿供奉多克西特(满文音译)画像九张、塔齐勒画像六张。后面两侧配殿,供奉印制之甘珠尔经。”内务府当即派员外郎马保住监绘佛像,马保住经与扎萨克喇嘛彭苏克格隆核计,所需要绘制的多伦诺尔庙大殿供奉罗汉画像 18 张、天王画像 4 张,东配殿供奉普贤坛城画像 1 张、鄂托

齐佛画像8张、塔齐尔画像6张,西配殿供奉达克西特画像9张、塔齐勒画像6张,合共52张佛像,并印制甘珠尔经一套,需用妆缎、绫、绢、飞金、各色漆、药、椴木、莎木等,完全由内务府支取使用。另外,支給裁缝、画匠雇价银991两余,印制甘珠尔经各种工匠雇价银923两,统共用银1914两余,完全由广善库支取。其余放置甘珠尔经之书柜、念经矮桌54张、金柱之间隔板刷漆等,则由工部办理。核计结果奏报康熙帝后,康熙帝亦令再行复核,彭苏克格隆等不敢怠慢,又重新核计,奏称“先前系照永宁寺画像之例,按精细绘制核计。多伦诺尔庙位于蒙古草原地方,风大劲吹,相应较永宁寺佛像稍加粗制,画像曾计镶片金,片金系年久将掉色,相应不用,改镶蓝边,廉、幔原拟用绫,免绫皆为纺。原拟用红黄飞金七十三块、田大庆九斤十二两、松花石碌十一斤六两、朱砂六斤八两、雄黄四斤十四两、定粉十三斤、梅花青六斤八两、胭脂一百五十六块、光淀花四斤十四两、黄胆六斤八两、藤黄一斤十两、浙石一斤十两、纺顺三斤四两、石黄四斤十四两、广胶十六斤四两,兹拟用红黄飞金四十三块七百二十张、田大庆八斤二两、松花石碌九斤八两、朱砂五斤六两、雄黄四斤、定粉十一斤、梅花青四斤十两、胭脂一百三十块、广淀花三斤十四两、黄胆四斤十两、藤黄一斤四两、浙石一斤四两、纺顺二斤四两、石黄四斤六两、广胶十三斤四两。先前计用工匠雇价银共九百九十一两一钱二分,现减银二百八十一两六钱。再夹甘珠尔经,上下用木板二百一十二块,每板掐三宝花三朵,兹拟于上下两板,免其五朵花,仅在上面板为一朵花,每板原拟漆九遍,现拟免其二遍,为七遍。原拟用宽木蒙黄妆缎,兹拟免黄妆缎,以高丽纸为衬,表面蒙以官庆纸。宽木板中间,盖佛之罩,原拟为三层,兹拟以黄缎为面、红绢为里,为一层。免刻制铜钩,改为光面。原拟用飞金十一块五百四十张,兹拟为八块三百六十张。原拟用粘生漆一百七十二斤七两,兹拟为一百五十九斤四两。原拟用推广漆四十七斤十一两二钱,兹拟为四十二斤七两四钱。原拟用龙爪漆三十三斤二两,现拟用三十一斤十两。原拟用土子灰八十斤,现拟用七十斤。原计工匠雇价银为九百二十三两六分,现减银一百二十八两二钱。原拟画佛像、印甘珠尔经两处之各种工匠雇价银为一千九百一十四两一钱八分,现经复核共减雇价钱四百零九两

四钱。此外各项,仍照前奏造办。”^[7]康熙帝同意了这一方案,并交代既然动用广善库钱粮造办,相应由和硕亲王福全不时加以巡查。

汇宗寺所要陈设的佛像、供器、经文,经过历时半年的绘制造办,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初全部完成,总共备办佛像55张,其中52张系新绘,3张系中正殿原存,甘珠尔经106函,以及挂佛幔子、圆幡32个、平幡71个、欢门5个、脑幡144个、吊关牌子48串、磬4个、钹3对、奔巴2个、海螺3个、海灯10盏、铜碗100只、把碗10只、香炉24只、蜡台4对、大鼓3个、挂鼓3个、供桌20张、幡杆14根、八宝8个、大花瓶6个、小花瓶40个、珊瑚树4棵、灵芝2棵、曼达1个等。运送这些物品,共需用轿夫170人,车36辆。“自京城至独石口,所需轿夫由沿途地方官调用,车辆由兵部驿车内调用,口北地方,并无驿站人等,相应用督造此等物件之官员等节省银两雇备车辆、轿夫送往。”^[8]同时派内务府闲散大臣一员、披甲十名随行料理。

由京城备办佛像供器送达后,康熙四十一年四月,汇宗寺的住持达喇嘛章嘉呼图克图呈称:“佛尊、甘珠尔经、幡、供奉各项,极为亮丽美观,惟佛殿之隔扇、窗、柱均经油饰,若无遮挡风雨之物,似不能年久,其殿六间,请拨给遮雨之雨搭。”^[8]康熙帝当即应允,命内务府按需拨给。及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章嘉呼图克图再次咨文内务府称:“本处多伦诺尔庙大殿五间,有隔扇十二个、窗八个、横披五个、廉夹三个;后殿三间,有隔扇四个、窗八个、横披三个、廉夹一个;两侧配殿十二间,有隔扇十六个、窗三十二个、横披十二个、廉夹四个;再有喇嘛住房十一间,有隔扇四个、南北大窗共三十四个、横披十一个、廉夹一个;沙弥等住房三间,有窗二十六个。此等殿座之隔扇、窗、横披、廉夹所糊高丽纸、绫、纱等项,均皆破损。此外,庙前所立神树,系有绳索,业已槽朽。此均系敕建寺庙,请予重新糊饰更换。”^[9]亦应其请,当即备办送往。根据目前查到的档案分析,诸如此类康熙帝关心重视汇宗寺的事例应不在少数。

综上所述,除了证明康熙帝重视汇宗寺的后续维护和条件改善以外,还给我们澄清了两个问题,而且是很有意义的两个问题。首先是命章嘉呼图克图为汇宗寺扎萨克喇嘛管理寺务的时间问题。在以前的研究中,通常认为康熙四十四年

(1705)清廷册封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首席活佛章嘉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赐予敕印，第二年清廷又赏 48 两重的金印，掌管喇嘛教事宜，住持多伦诺尔庙。现在依据档案记载可知，至晚在康熙四十一年四月时，章嘉呼图克图已是多伦诺尔庙的扎萨克达喇嘛。其次是汇宗寺所藏甘珠尔经问题，根据早年日本人泷川政次郎所写，《多伦诺尔庙》等调查资料记载，汇宗寺所藏经文是藏文经中最古老的版本，但其确切印制年代从未有人考证过。此次通过满文档案的记载可知，汇宗寺所藏甘珠尔经系于康熙四十年历时半年印制而成，且于康熙四十一年初送到汇宗寺。

三、康熙帝敕建汇宗寺的意义及其影响

在声势浩大的多伦会盟之后，康熙帝应允蒙古各部之请，在滦河的发源地修建了汇宗寺，并以五世达赖喇嘛的高徒章嘉呼图克图住持寺务，掌管漠南地区宗教事务，同西藏的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漠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共同成为藏传佛教四大领袖。雍正九年(1731 年)，雍正帝为庆贺内、外蒙古及西北地区全部归附清朝，强化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动拨国库银两，在汇宗寺西南敕建一座更为华丽的寺庙，赐额“善因寺”，请章嘉呼图克图一并管理汇宗寺和善因寺两大寺庙。雍正十年(1732 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移居多伦诺尔，使多伦诺尔逐渐发展成为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中心。

康熙帝敕建汇宗寺，在清前期对加强蒙古地区的统治和民族团结，巩固北部边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说清廷通过多伦会盟，改革了喀尔喀蒙古的行政管理体制，确立了对蒙古草原的有效统治，而汇宗寺的修建，则使多伦诺尔成为蒙古草原的宗教中心。蒙藏地区一向信奉藏传佛教，利用藏传佛教统治蒙藏民族，是清廷推行的一项传统政策。康熙帝修建汇宗寺的真正目的所在，是要利用藏传佛教统治蒙古地区。康熙帝授予汇宗寺住持章嘉呼图克图很大的权力，统管整个漠南蒙古地区的宗教事务，甚至还要对漠北蒙古地区涉及藏传佛教案件进行判决，康熙帝通过章嘉呼图克图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号令蒙古各部，巩固和加强了对蒙古的统治，汇宗寺的

建立，无疑是对多伦会盟成果的一种发展。由于汇宗寺的修建，康熙帝经常驾临多伦诺尔，在到汇宗寺拈香礼佛的同时，召见蒙古王公贵族，赏赐宴赆，既联络了感情，又密切了关系，对清廷加强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其他任何一种手段和形式都无法替代的作用。

康熙帝敕建汇宗寺，不仅对清廷加强蒙古地区的统治和蒙古地区的社会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多伦诺尔地区经济的发展。多伦诺尔地处京师出古北口、张家口通向蒙古地区的交通要道，多伦会盟后，康熙帝应蒙古王公的要求，特地允准北京的八大家商号到多伦诺尔设立商铺，经商贸易，由理藩院发给专用票照，注明商号名称、经营货物品名数量，划定了其经营活动范围。汇宗寺修建之后，由于多伦诺尔地区人口的增加，生意日渐兴隆，吸引了山西、直隶、山东等地的商人纷至沓来，他们不仅在多伦诺尔开设店铺，还将货物运往其他各地，大大促进了蒙汉两地的经济发展，加强了民族间的沟通 and 交流。汇宗寺的修建，也带动了多伦诺尔地区手工业的发展，铜银佛像、金银首饰、法器供品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手工业品。通过本文叙述，我们已经知道汇宗寺的法器供品最初都是在北京制造，及至后来，北京、直隶等地的工匠开始在多伦诺尔开设手工作坊进行加工和销售，寺院对法器制作工艺的较高要求，促使工匠们不断提高加工技术和制作工艺，生产出很多精品，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多伦诺尔以法器制造为重点的手工业生产规模和所生产的工艺品，均可与西藏媲美。由于商人的云集和从事手工业的人数不断增加，多伦诺尔很快就形成市镇。在每年一月和六月的祈愿大法会期间，各地牧民蜂拥而至，拈香拜佛，同时也带来畜产品交换日常生活品，往往使一年中的商业活动达到高潮，以至于康熙帝发出“俨然一大都会也”的感慨。

汇宗寺的修建，也有其无可避讳的负面影响，首先是大量牧民出家当喇嘛，成了寄食阶层，劳动力的减少，制约了当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是人口大量集中，无序开发，对当地环境造成了极大影响，如今多伦的沙化，与其早期的开发有直接关系。

参考文献：

[1]清圣祖实录：卷 151[Z]．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温达,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10[M].殿本.

[3]乌力吉,巴雅尔著.蒙藏关系史大系·宗教卷[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

[4]任月海,等.可爱的多伦[M].锡林浩特:锡林郭勒日报社,2000.

[5]内务府奏销档:117[Z].原件系满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内务府上传档:5[Z].原件系满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内务府奏销档:118[Z].原件系满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8]内务府奏销档:120[Z].原件系满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9]内务府行文档:24[Z].原件系满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责任编辑 于默颖】

Emperor Kang Xi and Hui Zong Monastery at Lake Dolonnor

GUO Mei-lan

(The First History Archives of China, Beijing 10003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amous Dolon Meeting, in answer to the request of the aristocrats of the Mongolian tribe, Emperor Kang Xi chose Dolonnor to build the Hui Zong Monastery at his decree. The building of Hui Zong Monastery is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o strengthen its rule over the Mongolian areas, national unity and the northern frontier defense. And, at the same, it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and economy in Dolon.

Key words: Kang Xi; Dolonnor; Hui Zong Monastery; Mongolian; religion

本刊启事

1. 本刊欢迎投稿。字数最好在 8000 字左右,提倡短小、精炼的学术文章。来稿须为打印稿,如果稿件被本刊采用,请及时寄交软盘,以加快稿件的处理速度。
2. 来稿参考文献应规范。参考文献要求项目齐全,具体事项请参照教育部 2000 年 1 月 20 日颁发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编排规范》。
3. 来稿应附中文摘要、英文摘要。摘要为文章主要观点的摘录,须尽量做到客观、简洁、全面。篇幅为 200 字以内,并不得出现引文。英文摘要为中文摘要的对译,要做到翻译准确。
4. 来稿应附中英文关键词。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
5. 来稿请附作者简介。作者简介的主要项目有: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籍贯、工作单位、职称、学位。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学术质量,保证学术公平,本刊自 2002 年 6 月起,全面实行双向匿名专家审稿制度。所投本刊稿件,务请隐去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等个人资讯,行文亦请相应注意,避免可能透露作者身份的词语。作者简介请另纸载明。

本刊编辑部
2004.5